

带着“冷门乐器”离开纽约，他在上海开启人生高光 “就该为这些瞬间而活”

7年前，刚到上海的丹尼尔·雷梅立刻报了一个中文课程。一段时间后，他的中文发音已经字正腔圆，有时甚至还带点播音腔——这是他认真学习成果。

后来，他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拜访丈母娘时，丹尼尔信心满满，觉得凭借自己的中文水平，和丈母娘的交流应该不成问题。

然而，当丈母娘说出“明天，我们去华三(山)路次(吃)饭”时，丹尼尔顿时愣住了，不得不向妻子投去求助的眼神。多年学习的中文遇上沪普，他只能抓住其中几个词，剩下的部分云里雾里。

如今，丹尼尔的女儿6个月大了，他和妻子说好了，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要用中文、英语和上海话同时和她对话，“这下，我可以和女儿一起学上海话了。”

作为一名圆号演奏员，丹尼尔在这里找到了自己未曾料想的机遇和全新的生活节奏。从音乐事业到家庭生活，上海成为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离开纽约改变了人生轨迹

“这是我在美国从未见过的景象”

2017年，丹尼尔·雷梅(Daniel Remme)带着对音乐的执着与热爱，踏上了从美国纽约到中国上海的旅程，这一决定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丹尼尔曾在纽约带着他的圆号四处游走，以自由职业者身份追寻音乐梦想，但渐渐的，现实让他意识到，在竞争激烈的纽约乐坛，机会并不如预期。

“我非常喜欢纽约的生活，接了不少自由演奏的工作，但乐团的面试机会非常有限。”他解释，通常乐团都希望面试者拥有丰富的职业演奏经验，而他当时并不具备。

面对困境，丹尼尔决定换一座城市，尝试改变现状。于是他开始申请交响乐团学院的项目，最终把目光锁定在了上海音乐学院，这不仅是一所音乐学府，更是一个能与顶尖乐团合作的机会。上海交响乐团为学生提供了与世界级音乐家共同演奏的机会，这让丹尼尔深感吸引。从此，他的人生开始与中国紧密相连。

加入学院后，丹尼尔在上海看了一场音乐会，让他下定了决心要留在中国，扎根上海。

“初到上海时，有一场圆号独奏音乐会让我大开眼界，这是我在美国从未见过的景象。演出完全售罄，四五百名观众专程来听圆号的独奏，这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丹尼尔说，“即使是美国最伟大的圆号演奏家，也未必能在如此大的音乐厅售出这么多票，而在上海，对于圆号这一并不以独奏而著名的乐器，人们的热情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鼓励。”

与此同时，丹尼尔发现，这座城市不仅仅有热情，还在提供学习音乐的舞台之外，让他登上了曾在纽约难以触及的舞台。

“那是一场铜管室内乐演奏，我和许多优秀的音乐家合作，感受到音乐的纯粹和共鸣。”他回忆起学生时代第一次在上海演出的场景，与纽约爱乐乐团代理首席圆号演奏家理查德·迪恩同台演奏是



他一生中难忘的时刻之一。

那次演出拉开了丹尼尔艺术职业生涯的序幕，类似职业乐团演奏的直接经验为他后来参加的乐团面试铺平了道路。

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丹尼尔于2019年9月正式加入上海交响乐团。

紧接着的是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演出，丹尼尔和团队一同前往迪拜巡演《图兰朵》，他形容这是一次“改变人生的体验”，因为梦想正要开始了。

职业和生活都有全新体验 “这里的咖啡365天不重样”

丹尼尔参与过演出瓦格纳的歌剧《罗恩格林》，“舞台上没有复杂的灯光和服装，只有音乐本身。观众们能够全神贯注地欣赏四个半小时的纯音乐表演，完全沉浸其中，这是很特别的体验。”

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他遇到过一位演奏中国传统乐器笛子的音乐家，“他的演奏充满表现力！我对他说，他的演奏太棒了！听到这个，他似乎也很感激。”一段不那么有趣的对话，让丹尼尔铭记在心，因为这种音乐上的共鸣让他感到，这里就有他想要的生活。

“我想我已经活在梦里了。”丹尼尔感叹，“我的目标一直是成为一名职业演奏家，而现在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演奏音乐，这让我感到非常满足，这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

上海对于丹尼尔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职业舞台，他直言，上海是一座节奏快得惊人的城市，仿佛是一首交响乐的第三乐章——充满了能量与活力。

“我来自西雅图，那在美国算个大城市了，人口在100万左右，可能比这少点。但和中国的城市相比，它算不上大城市。相比之下，上海的人口也得多，节奏更是快得多。”这种差别为丹尼尔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体验。

“在上海的街头行走，总能感受到一种蓬勃向上的活力。”丹尼尔说，街头每天的忙碌与变化总能让他发现新的惊喜。

丹尼尔尤其迷恋上海的咖啡文化，作为一位咖啡狂热爱好者，他不厌其烦地探索城市中的各类咖啡馆。他笑称，上海就像巴黎之于奶酪——你可以每天选择一家新的咖啡馆，咖啡365天都不会重样。

丹尼尔喜欢在上海随意漫步，尤其钟情于长寿路一带，常常手握一杯奶茶，在街头感受这座城市独特的活力。“长寿路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我经常去那里买一杯奶茶，然后在街上走走。”

除了咖啡文化，丹尼尔还有一个有些特别的爱好——观看UFC综合格斗比赛。他回忆起刚来上海时，为了缓解繁重学习带来的压力，他找到了一家运动餐吧，在周末的早晨观看UFC比赛，还在那里结识了一群来自澳大利亚的朋友。

“比赛开始得很早，大概在早上十点，结束后

我还可以安排一天的活动，这给了我一种很好的平衡。”丹尼尔说。

在这个过程中，丹尼尔逐渐被中国选手张伟丽的表现所吸引，“你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张伟丽和波兰选手乔安娜的那场比赛，这绝对是史上最伟大的女子综合格斗比赛之一。”丹尼尔兴奋地表示，希望有一天能现场观看张伟丽的比赛，“如果能让她在T恤上帮我签个名，那就更棒了！我要告诉她我就是她的超级粉丝！”

用圆号继续追寻更多的梦 “我们就是为这些瞬间而活的”

作为一名职业圆号演奏家，丹尼尔对圆号的理解超越了技巧本身。他认为，圆号是最能表达“人类声音”的乐器，它的音色充满了情感和不完美之美。

“圆号的难度和不完美使它与人类情感产生了深刻的联系。”丹尼尔解释道，“当你聆听圆号时，你会感受到那种偶然出现的装饰音，那些不完美反而让音乐更贴近我们真实的情感。”

他特别提到了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中的圆号独奏，这是音乐史上最著名的圆号独奏之一。“我有幸在上海聆听了克利夫兰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出，感触颇深。音乐让我们暂时忘却生活中的琐事，让我们沉浸在这些珍贵的人生瞬间里，”丹尼尔说，“我们就是为这些瞬间而活的。”

10月8日，由著名指挥家、钢琴家、上海歌剧院院长许忠执棒的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节日乐团在上海展览中心演绎贝多芬交响曲全集。从午间到夜晚的九小时马拉松式演出中，丹尼尔参与演奏了其中的六部交响曲，“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说，贝多芬的音乐与圆号的魅力有相似之处，都是关于人性和自我超越的表达。“贝多芬有时会写出一些看似错误的东西，但一些‘错误’正是他表达对他有意义事物和内心深处情感的方式。”

相比之下，莫扎特的作品是完美无瑕的，圆号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为圆号创作的协奏曲数量超过了任何其他木管乐器。显然，莫扎特显然看到了圆号那种独特的音色与表现力，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人类的声音。”

丹尼尔还谈到了圆号在中国音乐中的融合。“圆号作为西方古典音乐中的重要乐器，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作曲家接受和使用。”在他看来，圆号能够在东西方音乐的结合中起到桥梁作用，为中国传统音乐注入新的活力。

“圆号不仅可以在西方音乐中绽放光彩，它也能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产生深刻的共鸣，”丹尼尔说，“它的人性化特质让它能够很好地表达各种情感，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音乐。”

对于丹尼尔来说，音乐不仅仅是演奏技巧的展现，更是一种表达人类情感与叙事的方式。“我的梦想是通过音乐来讲述故事，”他说道，“观众在四十五分钟、一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音乐会中，能够在音乐中听到一个完整的故事。”他相信，音乐拥有将听众从日常琐事中抽离的力量，让他们沉浸在旋律和音符中，这些瞬间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和有意义。

不过，丹尼尔还有一个内心深处的梦想，而这个梦想也很有可能在上海变为现实。他希望，未来能有机会与“遥远世界”(Distant Worlds)合作，这是一支演奏植松伸夫(Nobuo Uematsu)《最终幻想》系列音乐作品的乐团。

“实际上，我从小就被电子游戏中的音乐深深吸引，这是我最初的音乐梦想之一。我知道我喜欢的音乐团队曾经来过上海。如果有一天，‘遥远世界’能够再来上海，并且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能参与演奏的我会开心到飞起！”

他职业生涯中又一个梦幻时刻就在不远处了。

文 / 见习记者 丁梦婕 图 / 受访者供图



扫码观看视频